

文化

敏泽

·

著

审美

·

艺术

论文三辑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秦继华

复审:蒙莉莉

终审:张彦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审美·艺术:论文三辑/敏泽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2. 4

ISBN 7 - 203 - 04456 - 4

I. 文… II. 敏… III. 文学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I2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4777 号

文化·审美·艺术

——论文三辑

敏泽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 - 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20 字数: 501 千字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

ISBN 7 - 203 - 04456 - 4

I·1135 定价: 35.00 元

目 录

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学价值论	(15)
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	
——纪念五四运动 70 周年	(37)
正确对待传统文化问题	(54)
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问题	(65)
文化艺术要突出高格调	(76)
论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综合创造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问题	(78)
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	(95)
应该重视传统文化教育	(100)
综合创造论与我国文化与美学及文论的未来	
走向问题	(105)
“全球化”与我国文化及文化的发展问题	(128)
论中华人文精神	(150)
促进科学发展的需要	(159)
关于“古为今用”的问题	(165)

关于古籍今译问题	(169)
《文心雕龙》与《周易》	(174)
从《周易大传》看传统文化	(182)
简论李贽的思想及其杰出的历史性贡献	(190)
关于《文心雕龙·隐秀》篇传闻的一点说明	(203)

● 美学编

关于传统美学批评的两种标准问题	(207)
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体系及东方艺术之美	(227)
主观唯心论的美学思想	(247)
美学问题争论的分歧在哪里	(257)
《吕氏春秋》的美学思想	(269)
美学研究与社会主义文艺	(275)
“纯审美论”辨析	(284)

● 文艺理论批评编

应当按照文艺的特点领导文艺	(307)
多尊重一些艺术自身的规律	(313)
创作与源泉	(320)
论当前的文艺批评	(322)
走出形而上学	
——关于近年来文学理论问题的思考	(330)
读《风波》	(342)
《不能走那一条路》及其批评	(347)
关于《一个女报务员的日记》的批评和讨论 ..	(356)
关于郁达夫之死的资料	(365)
作家的职责	(367)
时代的强音 民族的脊梁	
——读《沂蒙九章》	(374)
恢弘、厚重之美的境界	(387)

可贵的赤子之心	(393)
诗之与史	
——《白门柳》三题	(395)
毫厘之献	
——读《名家推荐丛书》	(412)
论所谓五四启蒙精神的“失落”和“回归” ..	(414)
纪念杨晦先生	(426)
饶宗颐的画	(431)
选堂之书画	(436)
在实践和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	(439)
关于文学的价值观问题	
——断想数则	(442)
建设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文学价值观	(449)

● 钱钟书

永留的丰碑	
——追忆钱钟书先生	(459)
钱钟书评传	(464)
论钱学的基本精神和历史贡献	
——纪念钱钟书先生	(483)
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艺术杰作	
——喜见《围城》新版	(516)
关于钱钟书先生二三事	
——与钱先生交往回忆之一	(536)

● 序

《中日学者屈原问题论争》序	(549)
中国戏剧艺术研究的资料宝库	
——《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序	(552)
《清诗流派史》序	(556)

《狞厉之美》序	(560)
《文学原理教程》序	(562)
《拍案惊奇》前言	(564)
《冯雪峰文艺思想论稿》序	(568)
《“天”、“人”和王充文学思想》序	(570)
《两小山斋杂著》序	(573)
《中国艺术意境论》序	(575)
《学海钩沉》从书序言	(579)
《回读百年》序	(582)

从“宁要政治，而不要艺术”谈起	(587)
向思想懒汉进一言	(590)
改革颂议	(593)
从“自古而然”未必然说起	
——谈对待批评的态度	(595)
说“乡愿”	(597)
“以耳代目”析	(600)
贵直与贵曲	(602)
对科学的科学的态度	(605)
革新与所谓的“返祖”	(607)
惟乐不可以为伪	(611)
思想解放与求实精神的统一	
——读《饮冰室合集》有感	(614)
忆小川同志	(617)
我所知道的周扬的晚年	(620)
治学琐谈	(625)
后记	(631)

文 化 · 审 美 · 艺 术



文 化 编

■ 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

1. 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于推进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了解。因此，我们应该热情地支持社会主义事业的这一新创举，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

2. 社会的存在是一种系统的存在，社会的发展也应该是一种全面的发展和进步。只有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才是符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当代西方的工业社会或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国家，一方面是科技、生产高度发展，有了丰富的物质消费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却遇到了人的普遍而深刻的精神危机，以至被称为“病态”的社会。正如维也纳第三心理学派代表人物 V·弗兰克尔在国际笔会上的发言所说的：当代西方对外在世界目标的征服已达到极限，但它同时也证明了：富裕的物质生活并不足以保证人的幸福，而且“以物质文明为指向的客观幸福论已成乌托邦了”，因为它不曾解决人的心灵问题，西方现代人普遍处于空虚、失望、冷漠、麻木的精神状态之中。这类批评在当代西方是相当普遍的，也是近年来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兴起的最根本的社会历史原因。我国今日和西方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不言而喻，推进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及科技的进步，以迅

速地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及综合国力，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是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和迫切性的问题。但又应该清醒地看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不能只靠经济、科技的单翼或独臂来支撑的，它同样需要人文科学及人文文化相应的发展来支撑。这本是统一的社会进程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方面。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并不会自动地推动人的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的提高，带来人的无限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以及社会全面和谐的发展。如果没有研究和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人的发展规律的人文科学的发展和繁荣，没有催人奋发、健康向上的文化艺术产品，为社会的变革、协调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凝聚力和思想道德水平服务，那么，要想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无疑是几近缘木求鱼的。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都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却不可能自发地形成帮助我们控制和改造社会关系的力量，形成社会发展需要的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社会、人文科学如果能够实现对社会及人的发展规律的把握，它就会如同为社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的经济及科技一样，成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从必然王国奔向自由王国的一个强大的、必不可少的手段。至于以“熏、浸、刺、提”为特点，像“空气”一样（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不可须臾离开的高雅健康的文化艺术产品，对于社会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同样是不能低估的。

因此，在这方面，切不可目光短浅、以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来对待。亚洲一些发展得较快的国家和地区，早有前车之鉴，既有深刻的教训，也有丰富的经验，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3. 市场与市场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混而视之。前者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而后者却是资本主义确立以后的事情。因此，像时下经常可以看到的文章那样，认为我国明代已经有了市场经济，并对精神生产产生了所谓“积极作用”云云，实在是荒唐无稽的。这一事实说明一个问题，即当某一个现实问题提出，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时，我们有些人却习惯于采取非历史主义的想当然态度。这不仅无助于研究的深化和问题的解决，反而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完善，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由之路，对之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但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带着与生俱来的二重性的。在积极地组织、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它所追求的最高和最大的目标，是作为交换价值符号的金钱和利润，因此，就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不择手段的商业欺诈、贪婪的金钱追求，以至寡廉鲜耻的权钱交易，企图将世界上一切有形的、无形的，物质的、精神的，都统统纳入市场经济的交换机制中去，并把它们放在金钱砝码的天平上来衡量，最终也导致人本身的物化和异化。正如莎士比亚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早期借着《雅典的泰门》中泰门之口对于金钱的功能所说的：“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这种追求往往具有更加突出的原始性、贪婪性和赤裸裸的特点。市场经济的文明与进步，常常伴随着极不文明的形式，这是大家都了解的历史事实。

一定的市场经济总是和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联系在一起的。我国现阶段所推行的市场经济是和社会主义所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容混淆。但它在发育和完善的过程中，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所有制本身可以采取种种必要的措施，尽可能地限制、缩小其消极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作为市场经济一般发展规律的共性，要想完全消除其负面的影响，从根本上说也是不现实的。我们也不可能天真地要求在商品生产及市场经济的二重性中剥除其负面影响，再加以推行；剥除一面，也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另一面，使之成为子虚乌有。在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对商品生产、市场经济的二重性，我们必须从战略上引起高度重视，要努力推动它的健康发展，又要将其消极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对任何问题都需要多一点辩证法，少一点形而上学。多少年来，我们吃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学的亏太多、太大了。简单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及其造成的结果，至今也不能说不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

这也就是说：越是推进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就越要

重视精神、思想、道德的建设。不是停留在口头，而是要将其真正落到实处。我们既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丝毫不放松，又要对社会的发展有系统、全面的观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民族的精神道德、社会、人文科学及文化的发展和建设，不可以凭单翼而高翔，靠跛足而长征。

一个在这一问题上患有“近视”或“弱视”的民族，从战略眼光看，是不可能健康地实现现代化的。

商品经济的发展，固然会冲击并逐步改变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旧观念、旧道德，冲击并逐步改变长期小农经济形成的陋习，这是应该充分肯定并加以支持的。但它所冲击并力图改变的不仅是这些；如果缺乏有力的引导，它会把民族精神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统统毁掉。而一个民族的精神道德大厦如果毁了，恢复并重新建设起来，是比起建立富裕的物质大厦远为困难的。

最近看到有些要求按照市场经济运行规则“重构”社会价值体系的文章。但有的文章只强调市场经济的推行，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变革工程，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及其“必然”地伴随“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时代性更新”等等积极方面的意义，却不提或完全忽视以利益导向为核心的商品生产及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消极方面的影响，这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求实的看法，而是一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4. 在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讨论中，还经常涉及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内涵丰富并且相当复杂的问题，全面论述它，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这里只想简单地谈一些一般公认的事实。

第一，经济的发展与精神的生产是不平衡的。经济的发展可以带来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也可以不是这样，其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人们可以从人类历史和当代的发展中，举出无数这样的事例。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应该得出的重要的结论之一就是：我们在大力支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自觉而努力地推进社会主义的精神文化建设的繁荣，因为经济的繁荣未必会带来文化的相应的繁荣，这在经济发展得较快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中，已经得到证

明，即使没有理论上的论证和分析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二，商品生产与精神生产是两种途径不同的生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生产具备以下鲜明的特点，即它必然是一种社会协作性的，而且是批量性、工艺性的生产，并且是以追求金钱的价值利益为原则的。而精神生产则不同，某些精神产品（如学术创造、戏剧、影视、交响乐等等）虽然具有社会协作性，但真正有价值的精神产品，没有一个不是具备充分的个性、独创性，并且是永远不可重复的。“似我者死”，这是从艺术到哲学一切精神领域生产的最基本的原则。电视机多一台会有多一台的价值和功用，而重复性的精神生产、研究，多一篇实际上只能是毫无意义的废品。精神生产的目的，则是为人类的精神文化的发展提供无形的财富。

当然，商品生产渗入精神领域，譬如说，浸入文学艺术领域，常常要付出沉重的、为利润追求所异化的代价，但还多少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使艺术的创作、流通和消费，比起前此人类经历过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以至封建社会，都具有了不同的意义和影响。但商品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目的和途径，在根本上却是完全不同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马克思在另一处谈到“如书、画以及一切脱离艺术家的艺术活动而单独存在的艺术作品”时说：“在这里，资本主义只是在很有限的规模上被应用。”接着又在更广的范围谈及这一问题：“产品同生产行为不能分离，如一切表演艺术家、演说家、演员、教员、医生、牧师等等的情况。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能够应用，并且就事物的本性来说，只能在某些领域中应用。”^①

而且，如果以文学艺术为例，那么，我们会看到，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真正伟大、杰出的艺术家，并非听任商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第442页—443页。

经济驱遣的奴婢，而是在抵制、抗议以追求利润为特点的商品经济对人的异化，为人类的美好的心灵世界保持了一块圣洁、希望的绿洲的。莎士比亚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作为新生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对于昏庸、腐朽、残暴的封建专制的批判及其对于资本主义的讴歌；更在于他对资产阶级的贪婪无耻的鞭挞和批判，在于他对于不为铜臭熏染的人的美德：“公平、正直、节俭、镇定、慷慨、坚毅、仁慈、谦恭、诚敬、宽容、勇敢、刚强”^①的热情洋溢的向往和呼唤，使他远远超出了时代、阶级的局限。

但是，在我们关于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的讨论中，常常会看到一种市场至上，把一切都推向市场的放言高论。不妨稍举二例，以见一斑。

一为了一篇题目叫做《市场：文学的试金石》的文章说：“从理论上说，市场经济时代，也就是真正的文学时代”，据说：市场经济的运作，才会形成“壮丽的人文景观”；一切“伪劣文学”、“伪文学家、伪理论家和伪批评家（包括那些沾了‘伪’气的书籍和刊物），将在我们的市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众面前，一天天消逝，直至荡然无存”（重点号为引者所加）。

一为一家大报以头条形式刊出的经济性介绍报道，号召要将人文科学全部推向市场，据说：这才是人文科学的“惟一”出路。

上述这二例，一是所谓的理论文章，一是新闻报道；一是谈的文学艺术，一是谈的人文科学，但两者都是要将精神产品（从文学艺术到人文科学）统统推向市场经济，以之作为最高的运行原则。两者的共同点又都是从根本上忽视或无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根本性差异的。

当然我们丝毫不怀疑：不仅有一部分文化艺术产品（如通俗文学、音乐、影视之类）是可以而且应该尽可能地推向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具有应用性的文化科学研究也可以这样做，但并非

① 《莎士比亚全集》，第8卷，第371页。

所有的精神产品都可以这样做的，如凝重、高雅的艺术，博大、精深的人文科学研究（如哲学研究，伦理道德的研究，民族的及革命的历史、文化史、文学艺术史、美学史的研究）以及重大的考古文物发掘等等，是永远不能、也不应将之推向市场，以市场的价值法则为准则的。大家都知道：在目前的一些人们的议论中，已经提出了“真理多少钱一斤”的质问。如果将一切伟大而神圣的精神产品统统推向市场，这一质问无疑会被越来越普遍地确认，这将是我们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上的最大的悲剧。其结果必然是“伪劣”低下的精神产品通行无阻，强迫着你去消费，而真正有巨大价值的精神性产品倒真会“一天天消逝，直至荡然无存”。人们不能不正当地提出怀疑：这样的市场经济万能论者究竟是要提倡什么？

我们暂不谈理论上的是与非，且看看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待精神生产者及其产品的态度。在那个市场经济成为最高行为准则的天地里，市场经济的法则无疑是力图将世界上的一切都纳入它的运行机制的，但那里对精神文化产品也并非听任它随波谲云诡的市场经济漂泊的。只举一例：法国在“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国家作为文化保护者对艺术创作者的职业采取各种社会保护措施，公共权力对艺术家的劳动市场的干预也进一步扩大”^①。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我们所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而不是上述论者的所谓文化。表面看来，这些论者是在为市场经济摇旗助威，但却要党和政府完全放弃政策上的必要措施和调控，一任市场经济法则对文化的驱遣，这在根本上是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也不可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5. 我们现在发展商品生产、市场经济，迫切地需要营造出一个有相应的制衡和引导人们健康向上的思想文化环境。党中央提出的在现代化建设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

① 《当代法国社会》，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96页。

要硬的方针，无疑是完全正确的方针；而且，还应该提到的是，党和政府在文化领域中采取了某些相应的措施，如“扫黄”以及开始了对高雅艺术的重视和扶植等。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这种强调（包括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强调）多半只是停留在原则上，还缺乏具体可行的种种措施，包括配套措施，因而常常落不到实处，于是我们看到：

人文科学受到空前的冷落。人文科学自然应该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不断调整自己，但目前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人们似乎忘记了宏大、精深的人文文化的存在和价值，人文科学受到不应受到的冷遇；教师出走，学生流失，学术著作出版遇到了空前的厄运和困难，一些重要的学科后继无人……当然，事情应该从两方面说，就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人们来说，只要认定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是社会文化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借用清末一位“同光体”诗人的话说，就是勿畏时之“疾与困”，继续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荒寒之路”，不为世风易其操，不为时俗更其志，这是最重要的。但从社会风尚说，目前尚未造成一个十分有利的发展人文科学的环境，也是应该努力加以宏观调控的。而与此同时，高雅、健康、凝重的文化艺术产品受到空前的冷落和排挤，不健康的、适应低级趣味、媚俗的文化大行其道，港台歌星被我们社会主义的传播媒介塑造成空前高大的偶像，以至出现了盛极一时的所谓“追星族”。可以说，在俗文化领域，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在被港台歌星牵着鼻子走……

在严肃的文学创作中，失去理想的光辉和积极健康的思想追求，以至力图消解任何理想、哲学、道德的追求，而沉溺于性描写，热中于对一切美好的东西肆意进行调侃、反讽的，数量并不在少数。

在社会生活中，拜金主义盛行，贪污贿赂以至权钱交易——丑恶的封建主义阴魂借助于拜金、拜物形式复活，已引起人们普遍的愤懑，反对贪污腐化的斗争虽已取得成绩，但要真正做到信于民，仍有不小的距离……连在资本主义社会都受到唾弃的丑恶现象，却在社会主义的神州大地上发生了。这难道不令人深长

思之吗？

这当然远非我们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全体。在这广阔的领域中，舍生取义、忘我献身的大有人在，他们真正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但这也不能不说明了我们的思想文化和精神道德领域中一种不容忽视的失衡，看到这类现象不时发生，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刻的反思和忧患意识！——它毕竟像一面镜子一样，映照出了我们的思想文化和民族精神、道德所面临的严峻危机和挑战，万不可以等闲视之！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发生了这类问题，更为令人忧虑的是：极少数人对这类触目惊心的现象，不仅无动于衷，而且制造出了一系列为之开脱、辩解的奇谈怪论：什么发展商品经济就需要“向钱看”；什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只有先走私，再制造假冒伪劣，才能启动经济、改革开放”等等。当然，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能忽视物质利益，相反应该重视追求正当的利益。民族文化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重义轻利的思想是应该批判的，但是，第一，我们绝不能也不应把市场经济所追求的利益导向原则作为规范我们社会主义全部思想行为的惟一的最高的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体系的建立和健全是完全必要的，它是社会主义整个价值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或方面，但却不应以之代替或涵盖社会主义整个价值体系的全体，将之扩大到社会主义的一切领域或方面。第二，与此相联系的是，“正其义不谋其利”的传统观念固然有碍市场经济发展的因素，应该批判，但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绝不应该搞新的形而上学：重利轻义甚或惟利是图，不顾任何社会的必要的思想道德规范，走向另一个极端，甚至为假冒伪劣产品辩解。上引种种为消极现象辩解之论，在思想方法上恰恰不免此弊，实际上把金钱看成了万能的上帝。至于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贪污行贿、权钱交易等等，都会迎刃而解，更是不值一驳的。因为非自然原因引起的，就不会自然地结束，这是一个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理解的问题。

有人说，发展市场经济，就要付出代价。但发展是不能以民族精神走向崩溃为代价的。“振兴中华”当然首要振兴的是经济，